

鳥明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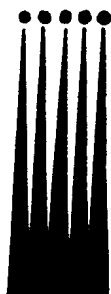
著原中馬司



啼明鳥

司馬中原著

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 249 種

啼明鳥

司馬中原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出版者：皇冠出版社

臺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

電話：7168888

郵撥帳號0010426—9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

總編輯：陳樂華

編輯：楊雪嬌・崔玉珍

美術主編：李純慧

美術編輯：李復君

校對：劉秋城・鮑秀珍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臺北市西園路二段140巷49號

電話：3061972

著作權
執照字號：台內著字第2523號

初版：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

第十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七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品作的原中馬司

說傳野鄉

- 客刀與客路 ●
- 鳳絲紅 ●
- 網天 ●
- 聞異鄉荒 ●
- 湖旱里八十 ●

譚夜燭秉

- 記邪遇 ●
- 仇復 ●
- 傳虎呆 ●
- 月嘍狼野 ●
- 將闌 ●
- 膽練燈挑 ●

(冊二) 沙風狂 ●

- 行春青 ●
- 雲煙 ●
- 村楊綠 ●
- 鳥明啼 ●
- 原荒 ●
- 緣割 ●
- 蠱巫 ●
- 河靈 ●
- 井思鄉 ●

(冊三) 犯囚的獄監去失 ●

- 種孽 ●
- 話野東湘 ●
- 麗瑪離迷 ●
- 記頭啖 ●
- 琴弦無 ●
- 雨星流 ●
- 塚兵刀 ●
- 漩巨 ●

鳥明啼

著原中馬司



啼明鳥

司馬中原著



10-10-68

夕陽是一陣光雨，灑落在林梢，閃着昏黃、青藍的幻彩，一抹紫黃色的晚雲橫臥在遠天，使整個大度山的黃昏都染上一種特殊的光彩。

南森默默的坐在一座石橋的橋欄上，朝遠處凝望着。他鬱鬱的孤單的影子，落在多石的乾河的河心。

叢叢的相思樹，排排的鳳凰木，搖曳的尤加利，嗚咽的馬尾松，都在一層上了釉的薄暮光景中包圍着他，使他有些存心的不快活；一部份是因為在台北那座大城裏擠慣了，不習慣大度山的這種空曠，另一個最主要的原因，該是眉珍沒能夠依照她的意願，跟自己一道來讀這所學校，她因為家境的關係，到最後決定輟學了。

事實上，像眉珍那樣有抱負的女孩子，是應該像一隻鳥一樣的飛躍在這紅土小徑上，在這塊寬廣深邃的地方展開她青春探尋的。

他跟眉珍認識，整整四年了。

他是個很敏銳的青年，常常祈盼着很猛的吞食新的知識，而不耐在課堂上溫溫吞吞的嚥吸。

故而，傍晚放學時，逛舊書攤就逛成了習慣，眉珍跟他同在一個學校裏，他却是因為逛舊書攤才認識她的。

她是台北牯嶺街附近，一家藏書極多的書肆主人的女兒。和她家那種灰黯多塵的背景相對照，她的臉總顯得太白，衣衫也總顯得太乾淨了。在最初的印象裏，彷彿她是一隻抖着翅的燕子，就要從那濃烈的陰黯裏直衝出來似的，尤其在她笑着的時辰，可以看出她在孱弱斯文的身體中，有着一股彈韌性極強的野性。

四年當中，他不知多少次踏進那座書肆，翻揀着一架架蒙滿灰塵的書籍，安德烈·紀德，傑克·倫敦，托爾斯泰，屠格涅夫，雷馬克，王爾德，莎士比亞，……成千成百冊能夠照亮人心的文學作品，都多少帶着一份『千古聖賢皆寂寞』的味道，了無怨色的，靜靜的蒙塵。他却感覺到這些曾被人扔進垃圾桶，或是捆為廢紙出賣的書籍，比那些下巴鬆弛成威嚴狀，一踏上講台，照本宣科完畢之後照例窮打哈欠的老教員要親切得多，也最能滿足他近乎貪婪的汲取的慾望。

當然，他常常餓着肚子，把早點錢節省下來，儘量的收買了一部份自己特別喜歡的書籍。她呢？也許因為看書不必花錢，或者在揀選出一些新書時，總希望先看完了再賣出去，總之，她總是在略顯昏黯的燈光下面，手不釋卷的看着，看着，還做着密密麻麻的筆記。

『燈光太黯了。』他心裏這樣担心着，嘴裏就說了出來：『桌上該添一盞檯燈的。』

她望着他，從校服上認出是同校同學。

「習慣了，倒不覺得。」

他翻翻她所看的那冊書，笑着說：

「將來打算進中文系，我猜想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她淡淡的反問說。

「猛啃文學書，將來妳一定打算做作家。」

她闔起書本來，很正經的微笑着：

「合邏輯嗎？你不妨數一數看，當代配稱爲作家的，有幾個是唸中文系的？挖了四年古，深不深，淺不淺，只怕擺舊書攤子，都餉不了口。」

他一時語塞了，好在燈光黯黯，她不會注意到脹紅的臉色。他沒想到，以她那樣看上去沉默文靜的女孩子，輕描淡寫幾句話，竟說得這樣銳利？一針見血的道破當前教育方式上崇古薄今的缺失。——這丫頭也許真的是讀舊書本兒讀出不尋常的學問來了！

事後證明他的猜想是對的，眉珍自小就跟她父親揀選書本，窮啃那些被一般人冷落甚至捨棄的書本，對於這種兩人相同的愛好，她至少比他多出五六年的『道行』。她啃過的舊書，不僅是文學的，還包含着哲學的，歷史的，社會學的，一部份自然科學的，那些被社會認爲是祇配包裹

零食和雜貨的書本，就那樣的充實了她，使她比更多大學生更懂得思想。

他跟眉珍就這樣熟識起來了。

聯考之前，他找過眉珍，想跟她多談談，一方面解除自己內心那種迷迷離離的困惑，一方面想藉此增強彼此將選取學習方向的信心。兩人散步到不遠處的植物園去，那天的黃昏，正像眼前大度山的黃昏一樣，祇多了一層由都市的塵烟結成的障幕，光景就比較黯淡得多，也沉重得多了！

他們在多曲折的池邊的石徑上慢慢的踱着，兩人談了很多天南地北的事情，談起那些專賣新書的書店，祇是抹了厚粉的東施和無鹽，談到一部部該得最佳勇氣獎的『當代』巨著，既浪費了紙張油墨，又浪費了印封面用的顏色，談到一位時作權威狀的作家在學校裏所作的一次不知所云的演講，又談到日漸艱難的舊書攤的生意……兩人都會出聲的笑出來，但又覺得內心常被那種並不代表快樂的笑聲所牽痛。

最後，還是他先提起橫在眼前的聯考。

『眉珍，妳的志願打算怎樣填？我是說選擇學校的話……』他故作輕鬆的說。

而她却輕輕鎖起了眉頭。

『你是知道的，黎南森。』她沉吟一會兒，低聲的，緩緩的說：『一個靠開舊書店維持生活』

的人家，我父親老了，最近又鬧病，他雖說一直要我去參加聯考，我心裏可真亂得很，想罷，又煩人，不想罷，又不成……。」

「書總是要唸的，像我們這種年紀，」他說：「妳明知準會考取的，要是輟學在家，又能做什麼呢？」

她抬頭望望天邊樓窗上挑着的，渾渾濁濁的霞光，又低下頭去，看着池裏的蓮葉，嘆口氣說：

「不是說癡話，真的，我很想離開台北遠點兒，去唸唸大度山上的東海！雖說私立學校收費貴些，但那邊工讀的名額不少，將來自己勤一點，苦一點，也不會浪費到哪兒去，不是嗎？」

「爲什麼妳偏愛東海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很想聽一聽妳的意見。」

這一回，眉珍的眉頭略舒展了：

「有人告訴我，那裏的學生走在路上，可以自由自在的吹吹口哨。有人還告訴我一些旁的事，比如夢谷、土地公、啼明鳥……：你不會笑我的怪想法吧？我想，人進大學了，除了唸書，還該唸唸感覺，東海會有那種感覺的。認花、認樹，認那些石頭，多有意思。」

「選系呢？選系打算怎樣選？」他說：「我猜妳還是會選中國文學系的，——開舊書舖方便

「不，我會選社會系。」

「社會系？」

「是的，」她認真的說：「我想過這問題，正因為我喜歡文學，我才要選社會系。——要不把這社會弄個清楚，看個透澈，將來寫文章打哪兒落筆呀？……只寫椰子樹下談談情，電影院裏說說愛，就算交了卷了嗎？」

多值得人去深思的言語！那確曾是由眉珍嘴裏說出來的，他嚴肅的沉思默想過，自己也該選社會系，而且得多旁聽一部份歷史課程。

「好，」他最後站起身，挺胸握握拳：「我們就這樣決定了，只填一個志願，去唸唸那個可以吹吹口哨的東海，唸夢谷、唸土地公、唸啼明鳥，唸整座的大度山和我們自己的夢。」

「對了。」她說：「那是書本之外的課程，一樣是必修科，算學分的！」

年輕人總那樣容易受情緒的感染，一談到夢想，就很快的興奮起來，滿臉都是煥發着生動愉快的光彩。那天晚上，他就安心的回去準備功課，等待着聯考，他曾細細的夢想過將來，將來跟眉珍在一起，怎樣的互相切磋砥礪，精研學術，同度大度山那四年的歲月……

但，那祇是一場碎夢罷了！

和眉珍相識以來，兩人相處得那樣投契，互相敬慕，彼此尊重，一幕一幕的情境都影畫般的

在眼前陌生的暮色裏浮現出來，因為如今和眉珍分別了，這段真純的友誼，更使南森珍惜着。

她沒能如願參加聯考，因為在聯考前夕，她的老父，——那舊書肆的老主人去世了。他不敢想像眉珍內心是怎樣的痛苦，怎樣的悲傷？她是那家的長女，她父親死後，照顧店舖，負擔全家生計的担子，一股腦兒都要卸在她一個人的雙肩上，當然，她得輟學，也就是說：大學之門，已經在她眼前關閉了。即使她本身無怨無尤，勇敢的承擔困陷她的噩運，而南森却不得不為她抱屈，為她不甘，為她分担一份抖不脫的苦楚。

歸巢的鳥雀碎語着，掠過轉為灰紫色的天空，一羣一簇新來報到的同學，在每一條紅土路、石板路上徜徉着，從他們泡沫似的流散的語音裏，聽得出他們的歡欣和雀躍——初次出巢飛翔的幼鳥所有的歡欣和雀躍，但他沒有動，他落在乾河心的亂石上的影子，已淡得似有還無了。

層層的林木黝黯的影子落進他的心裏，他彷彿能聽得見轟轟滾動的南下車輪聲，昨天晚上，和眉珍告別的情境，依然像車輪聲一樣的淒厲，絞痛他的心腑。

落着暴雨的夜晚，他摸到眉珍家那條短巷裏，廊下的昏燈照亮了冷冷清清的白紙貼兒，書肆關了門，在夜晚的雨裏，分外顯得破落、寒淒。他原準備了一些安慰的話，一旦走近那座略顯歪斜的克難房子，心裏便亂得像滾散了的線球了。

他輕輕的叩擊那扇虛掩的門，應門的正是眉珍，雨點敲打着殘缺的鐵皮廊頂，發出哆哆的噪

聲，廊影擋着門端，屋裏一片黝黑，眉珍的臉廓祇是一團隱約的白，分不清模糊的眼眉來。

「是南森？」還是她先說話，她說：「這麼晚了，頂着大雨跑來，快進屋來坐罷。」

他搖搖頭，大聲的說：

「明天要去東海報到了，不用啦。我……我祇是來看望妳，也算辭行罷。」

簾漏滴落在他的衣領裏，一點一滴的冰涼，雨聲噪亂得使他非放大喉嚨說話不可。而他所說的，並不是他要說的，即算有一整夜的時間呢，他也無法把內心紛亂的言語，逐一的說給她聽了。

「歇會兒嘛，南森。」她說：「該祝你一帆風順。」

「謝謝妳，眉珍，我還得趕整着行李，我這……這就得回去了，再見。」

「再見，別忘了來信……」

他迅速的掉轉頭，彷彿忍痛割斷什麼似的，奔離那條短巷，在巷口回頭，門已關了，黑黑的夜，清冷的燈勾勒出一排不很規則的簾影，把眉珍鎖壓在那裏了！然後是大度山，是這石橋，這早溪，這重重林木托着的黃昏，這樣寬曠的天和地，為什麼，為什麼不能多容納一個原可以高分考取在眉珍？

晚風起了，吹動他略顯蓬亂的短髮，黎南森從石橋邊站起來，朝宿舍那邊走過去；黃昏已過

，一種山間特有的夜氣，像霧般的，從草原的盡頭，從深邃的樹林裏，從那些醉紅的泥路上，輕輕緩緩的飄騰起來，把人給圍着，托着，那柔白色的氤氳，逐漸的籠罩了廣大的校園，擁吻了在林蔭大道上漫步的少女，一切都顯得溫柔。

藍裏帶青的路燈，一道道迷濛的冷霜似的，照着這大度山間的初夜。假如眉珍在這裏，她會有着怎樣的感覺呢？不也像一羣穿梭在林野間、彩蝶似的女生那樣笑語輕盈麼？初初展放的青春，洶湧奔流的生命，各藏着豐沛的情感，愛着也憎惡着，學習着也夢想着，踏進校門的熱望，將被這裏展露的美，提昇而飛揚，……誰說這不是未來中國年輕一代的原始力量？

即使眉珍沒能如願，小小的挫失也不會把她壓倒的，她並不是一般柔弱的女孩子。自己如何呢？總不能爲着這個，就認真的憂鬱起來，自己應該無憂無慮的敞開心懷，選讀社會系，是眉珍和自己共同認定的目的，那麼，就這樣猛銳的開始罷！

照樣的性格起來！啃。南森心裏有了這樣的轉念，胸脯便高挺起來，他的日影子，穿過薄霧游漾的林蔭，像一顆發亮的、躍動的星，有一股本能的，年輕而野性的光芒，被覆在他平穩的兩肩上。

南森的影子被路燈嬉弄着，一會兒縮短，一會兒又拉長。現在，他登上了寢室的樓梯。他雖被分配到新生宿舍樓上的二〇四室，但還沒見着其他三個同寢室的室友。